

[加] 伊莎白·柯鲁克 [英] 大卫·柯鲁克 著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十里店 (二)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安强 高建 译
燕凌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加] 伊莎白·柯鲁克 [英] 大卫·柯鲁克 著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十里店

(二)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安强 高建 译

燕凌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里店. 2,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加)柯鲁克
(Crook, I.), (英)柯鲁克(Crook, D.)著;安强,
高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书名原文: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ISBN 978-7-208-06928-2

I. 十… II. ①柯… ②柯… ③安… ④高… III. 纪实文学-
加拿大-现代 IV. I71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3307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田 青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十 里 店

(二)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加]伊莎白·柯鲁克 著

[英]大卫·柯鲁克

安 强 高 建 译

燕 凌 校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4 字数 229,000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06928-2/C. 276

定价 25.00 元

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by Isabel and David Crook

Copyright © Isabel and David Crook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前言

欣悉《十里店》(一、二)中文译本即将出版,同新一代读者见面。

这是一部不同于经济史和政治史的社会史,讲述的是普通民众的事,并且是由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讲述的。《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追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的村民们如何抵抗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并讲述了后来他们又如何着手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使土地回到耕者手中。将问题讲得最中肯的是那些有阶级觉悟,敢于同侵略者作斗争,带头推翻旧的地主—雇农制度的贫农和雇农们。这一部分贫农和雇农分得了土地,掌了权,后来被称为“新中农”。他们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还有一个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一批人,未投入到这场斗争中,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仍然很贫困。

《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是其续篇,记述了由《人民日报》年轻的新闻记者组成的一支共产党工作队的经历(《人民日报》的印刷厂当时就在邻村的一些窑洞里)。他们在十里店带领村民们开展两项群众运动。土改复查旨在解决一些人仍缺少土地的问题;整党工作则旨在改进十里店党支部的党风。书中记录了该工作队的苦和乐,挫折和胜利,艰辛和喜悦;也描述了男女老少村民们是如何响应这场运动的。他们中有犹豫不定的,也有满腔

热情的。书中也提到了在那风云变化的1948年他们自己给十里店带来的种种变化。

十里店的读者,在读到自己的祖辈曾经参与过的一些事件时,也许会感到不安。我们希望他们能认识到,虽然人们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但是人毕竟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干革命靠的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男男女女,而是那些在寻求更好的社会制度,力图创建更美好生活的普通老百姓。

从我们当年所做的这项调查研究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社会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经历了整个毛泽东时代,然后是邓小平时代,一直到现在。我们非常高兴当今有一些中国学者在继续记录并分析十里店发生的飞速变化。这些还在进行的研究,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是如何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打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愿十里店乡亲们的后代为他们的历史感到自豪!祝他们在今后的岁月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我们全家都要感谢李维新,许多年来他一直帮助我们与他的家乡十里店保持联系;也要感谢梅仁毅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认识了十里店,并且帮助我们维持友情。

在此,谨向《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的译者龚厚军、《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的译者安强和高建,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伊莎白·柯鲁克

2005年6月10日

1982 年中文版前言

将《十里店》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使我们惊喜交集。一方面,我们感到是一种极大的荣耀;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惶恐不安,因为,这将会把两个西方人(一个加拿大人和一个英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书,给对这场运动了解得深刻得多的中国人民来评价。我们不禁想起一句英国的谚语来,“不要教你的祖母怎样煎鸡蛋”。我们是绝不敢“班门弄斧”的。我们只希望中国读者能指出其中的缺点和遗误之处。当然,如果某些内容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者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话,那就更好了。

写这本书,花了很长时间。如果没有许许多多中国同志孜孜不倦的帮助,要完成它是完全不可能的。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十里店的群众,他们是那样百问不厌地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另外,还有许多干部,从基层组织的同志到薄一波同志(他当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杨秀峰同志(他当时是边区政府主席)、张磐石同志(他当时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长,主管武安九区的土改整党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同志,无法在此一一列出。然而,我们必须提到的是由安岗同志(他当时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率领的主要由人民日报记者组成的土改工作队的同志们。还有外事训练班(现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外事训练班,当时设在靠近石家庄的一个

小村子里)的教员和学生,他们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量的文件。在翻译工作中,我们要特别感谢李棣华同志(他当时是薄一波同志的英文秘书),他参加了农民和工作队召开的许多会议。他有时蹲在露天的石台上,有时坐在农民家里的小凳子上,把农民们太行口音很重的、我们根本听不懂的土话,流畅地译成地道的英语。

如果说,在有了所有这些帮助后,这本书还费了很长时间才写成的话,那么,出版它所花的时间就更长了。在中国刚刚解放的时候,七十年代出现在西方的那股“中国热”还不存在。这样一部书,即使是在最好的出版时机,也根本不会成为畅销书。这种风险,使最初的出版商望而却步。但是,他们同意出版以《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为题的关于十里店 1937 年至 1947 年(我们到达那年)这段历史的书。以后,又出版了我们写的《阳邑公社的第一年》(十里店后来成为该公社的一个大队)这本书。但是,我们一直认为,只有《十里店》这本书,才是最有价值的。

多年来,这部书在英、美出版商手中辗转传阅,但无法出版,一直到引起了在纽约的众神书店工作的詹姆斯·佩克的注意后,才有了出头之日。他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但也提醒我们,尽管该书的手稿在过去几十年间曾经反复修改和重写,但要出版,仍需作进一步的修改,主要是要作大量的删节。我们当时正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学工作,于是,就冒昧地向他提出:“能否由你来作修改呢?”他与他的同事,特别是玛丽·巴尼特,欣然同意了。今天这部书能同读者见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他们的努力。

这一漫长的过程是很有意义的。1947 年当我们从英国第一次进入中国解放区时,我们充满了幻想。初次接触这个“英勇的新世界”,真使我们为之目眩。经过三十多年后,我们才体会到了一些在

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在1949年6月30日听广播毛泽东同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说到“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时，我们发笑了，当时我们认为：“他很谦逊，他是一位诗人。这不过是写文章的辞令。”现在，我们对他当时的见解才开始有所理解：尽管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更复杂的斗争仍在前面。

当把这本书呈献在中国人民面前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大搏斗的剧痛后，中国开始了新的长征。她面临着重建自己的经济，抵制道德败坏，恢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恢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所有优良传统，特别是在土改斗争中所执行的群众路线的传统的更加伟大的斗争。今天，我们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乐观情绪，这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乐观的态度比起1947年来，更为清醒、冷静并具有坚实的基础。因为它是以实事求是为根据的，而不是建立在曾经一度深深地禁锢了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盲目信仰和夸夸其谈的基础之上的。

如果这本书能对促进实事求是的报道态度，刻苦而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风气（没有这种态度社会进步是不可能的）作出一点微小的贡献的话，我们的努力，以及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中外朋友们的努力，也就算得到最好的回报了。

1980年11月

于北京

致 谢

首先感谢对我们推心置腹的十里店老乡,以及不仅是我们的译员,也是我们的研究伙伴的工作队和边区干部。我们还要向为我们开展工作提供方便的边区政府和党委领导人、阅读了我们的原稿并提供宝贵意见的中国和西方友人,以及为我们翻译文件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致以谢意。最后,我们还要对经常鼓励我们,以及为我们润饰原稿时表现了编辑技巧和充沛精力的玛丽·巴尼特,杰弗里·福德以及詹姆斯·佩克表示衷心感谢。没有这些集体努力,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

目 录

中文版前言	1
1982 年中文版前言	3
致谢	6
第一章 到达十里店	1
第二章 工作队来到十里店	15
第三章 发动尚未翻身的农民	23
第四章 党员的自我批评	35
第五章 串连贫雇农	42
第六章 寨上划阶级	53
第七章 选举贫农团发起人	67
第八章 宗派主义	79
第九章 寨上评议党员	84
第十章 群众评议党员	90
第十一章 组织贫农团	102
第十二章 建立贫农团	111
第十三章 党和群众	122
第十四章 建立农会	133
第十五章 制服老虎	140

第十六章	傅高林的问题	155
第十七章	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些思想问题	159
第十八章	村人民代表大会和新的村政府	165
第十九章	第二次划阶级	177
第二十章	斗争对象	182
第二十一章	丈量瘦地和肥地	187
第二十二章	摘帽子	198
第二十三章	模范家庭妇女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209
第二十四章	查窟窿找补丁	219
第二十五章	找更多的填窟窿的土	233
第二十六章	填窟窿	240
第二十七章	既往不咎	251
第二十八章	民主领导的一些问题	257
第二十九章	党支部面向未来	265
第三十章	分配果实	277
第三十一章	全村的总结	295
第三十二章	工作队回村检查工作	306
第三十三章	展望未来	311
附录	张磐石同志给安岗同志的信	319

第一章 到达十里店

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的中期，我们乘坐一条驳船，沿大运河顺流而下，穿过无人区，进入解放区。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一个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那里，一亿四千多万人民正在同蒋介石进行着最后决战。这一年是1947年，是蒋家王朝二十年腐朽反动的统治行将覆灭的转折点。封建势力在中国，即使在最小的村庄，也处于崩溃之中了。

我们很快就发现，为了表达这一革命的社会的思想和状况，解放区的人民创造了不少新词。其中，几乎没有比“翻身”这个词更能有力地表达革命过程的实质了。

从字面上讲，“翻身”就是“躺着翻过身来”。其意思是说，自己站起来，获取应有的权利，享受应得的东西。在个人与社会的这场变革中，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共产党人着手改变中国旧的传统土地关系之日，也就是开始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时。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砸碎无所不在的地主阶级统治的枷锁，意味着第一次获得牲口和房屋。这是一场激发农民破除久已养成的卑怯心理和改变附庸地位的斗争，奋起反抗长期压迫他们的人的斗争。

中国人说的“解剖麻雀”，就是对某一具体事物作细致全面的调

查研究,借以找出对同类事物起支配作用的一般规律。我们也本着这一方针,对十里店这个中国村庄进行了调查研究。虽然这里有许多独特的东西,但对于了解整个解放区内无数村庄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来说,它仍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缩影。

1947年11月,我们到达十里店。这个村庄与另外一些村庄组成了一个解放区的首府。这一解放区称为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个毗邻省份的广大边境地区,面积为8万平方英里,人口约3000万。十里店就在北京西南约275英里,上海西北约600英里的地方。它位于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交通运输线上。这条运输线把十里店与它东边20英里的武安县城连在一起,并且通向邯郸城——京汉铁路上的一个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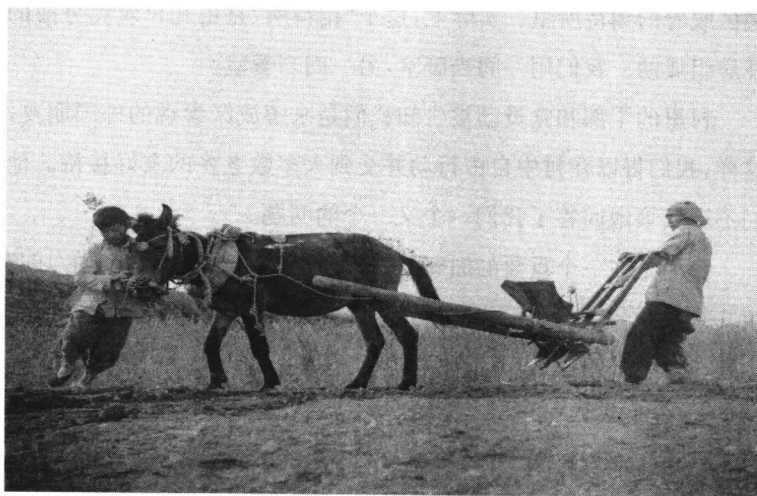
十里店在洺河之滨。在村东,沿着一年干涸九个月的河床,有一条古老的土路。山坡随着河谷变窄而陡峭起来。人们花费很大力气在山坡上造起了梯田。一个个山头久经风雨侵蚀,光秃秃的像个“和尚头”。

再远一点的地方,与其说是一个村庄,不如说是两个村庄。在河谷里的是主要村子,通常叫“街”;从这里向东北顺着山坡往上走,是“寨”。鹅卵石路一直铺到大石头寨门。山坡的下半截被削成了断壁,寨门的石房的后背正好倚在上面。这寨子曾是地主用以统治下面村子里的农民的城堡。

坐着骡车,通过别致的南城门,我们进入了十里店。考究的拱门上面写着粗大醒目的白字:“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大救星”。这是一首填上新歌词的流行民歌里的一句歌词。有的标语则是痛斥蒋介石的。在另一堵墙上有一块黑板报,用粉笔抄出当天的新闻。这些新闻是从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这家报纸还常常为



农田后面山麓的丘陵，乱石遍布的山坡上有着一块块瘠薄的农田。



种谷子，一个小男孩在前面牵着骡子。

供黑板报采用而刊登一些通俗易懂的短文。

尽管村中街道是公路的一段，街上却只有一家起眼的商店，就是供销合作社。此外，还有几家供过路旅客和小贩吃饭歇脚的小饭铺和客店。其中有一家羊汤店，由于它是赶车人的一个好的落脚点而远近闻名。

这些地方都成了村中的社交中心。男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店前，妇女们则围坐在店门口和房檐下纺纱，搓线，或把新染的布一块块地晾起来。孩子们到处乱跑，他们尖声尖气的喊叫声与村里其他声音——车轮轧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发出的辘辘声，卖油条小贩唱歌般的叫卖声，驴子的吼叫声，镐头和锄头在山边敲打石块时不时发出的断断续续的铿锵声交织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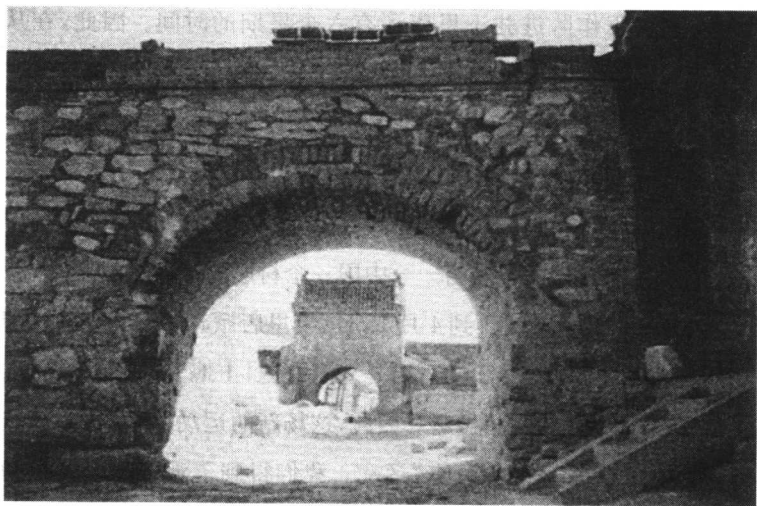
我们在来到十里店之前，提出了到一个村子里研究土地改革的计划。在等待正式批准我们的要求的日子里，我们应邀住在十里店边区政府的招待所里。实际上，这个“招待所”是由几户农民分散的住房组成的。我们用一间当卧室，另一间当餐室。

村里的干部和党员已被告知我们是来解放区参观的外国朋友，这样，我们得以在村中自由行动并受到大多数老乡的友好接待。他们不厌其烦地回答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我们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十里店的。中国共产党在1947年9月召开会议，起草了一个旨在对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土地法大纲。这被认为是激发全体农民的生产热情和把战争引向最后胜利的关键。土地法大纲中包含在三种情况不同的地区内执行土改决议的具体指示：在老解放区，那里的封建势力已基本上被铲除，但是土地占有还不公平，民主制度不健全，而且许多党支部是不纯洁的（领导权落到地主、富农或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手中）；在



三名儿童团员，他们在村口站岗放哨，检查过往行人的路条，并向十里店的治安员报告可疑人物。



十里店的北大门，从门洞中看到是南大门。